



威尼斯
国际电影节
(2012)
金狮奖获奖作品

人性的关怀 心灵的拷问

圣殇 *Nietzsche*

(韩) 金基德 黄螺绚 著
汉江工作室 译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读·书·游·乐·行·摄·享·人生

韩国电影人性巨作，《圣殇》同名电影小说



圣殇 pieta

(韩) 金基德 黄螺绚 著
汉江工作室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圣殇 / (韩) 金基德, (韩) 黄螺绚著; 汉江工作室
译. —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-7-80766-526-7

I . ①圣… II . ①金… ②黄… ③汉… III . ①长篇小
说—韩国—现代 IV . ① I312. 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3044 号

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9-2013-068 号

PIETA

剧本 By 金基德 Kim Ki Duk; 小说 By 黄螺绚 Hwang Rahyeon

Copyright 2012 © by 金基德 Kim Ki Duk & 黄螺绚 Hwang Rahye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3 by NEW PROSPEROUS CHINA MEDIA (TIANJIN) CO., LTD.

Simp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AYEON PUBLISHING

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.

责任编辑: 何 阳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

责任校对: 李瑞苑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9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

地址: (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村村委会北 1000 米)

889*1240 毫米 32 开 8 印张 163 千字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5.00 元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피에타

김기덕 감독
2번째 영화



김기
18번

제 영화와 이야기를 사랑해주시는
중국 친 여러분께 감사드립니다!
더 좋은 작품으로 상관에 보답하겠습니다.

金基德

译注：

非常感谢中国朋友们喜欢我和我的故事，我会以
更好的作品来答谢大家的厚爱。

——金基德

| 目录 |

梦 遗 >1

欲望就像食欲一样无法控制，江道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每天晚上都会蠢蠢欲动。难道是因为从小便被母亲抛弃，如今别人才称他为“梦魇一样的男人”吗？

残忍的男人 >8

借高利贷，这是一条退无可退的绝路。看看老公整个被绞进机器里的手，明子绝望地痛哭起来。江道的世界里只存在自己和敌人这两种生物，但在见到一个奇怪的、幽灵一般的女人之后，他却怎么睡也睡不着。也难怪，这个女人自称是他的母亲。

(女人) 对不起！抛弃了你 >43

对不起！你能原谅我吗？这世上没有比抛弃自己孩子的母亲更狠毒的人，我怎么能到现在才来求你原谅呢？

鳗 鱼 >53

离开江道身边的鳗鱼艰难地爬着，濒死挣扎的身体摊在地球上。默默看着鳗鱼的江道回过头看着女人。她脸上自我怜悯的表情已经消失，代替的是深深的悲伤。

岛家孩子 >78

对于生母，江道一无所知，他只是无数个一出生就被抛弃的孩子中的一个。女人的哭声像地震又像打雷，构成江道整个世界的很多东西开始一点点被瓦解。

陌生妈妈 >94

从来没有女人在江道家里睡着过，更何况这个女人还坚持说自己是江道的妈妈。江道把头缩进了被子里，然后只是用嘴型再次喊了一遍那个名字，妈妈。

(女人) 最温暖，最柔顺 >112

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了。我已经决定将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在你身上，你只需接受便好，只需知道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，唯一一个可以全身心爱你的就是我便足够了。

掉入地狱的沙丁鱼群 >123

钱是什么？人生是什么？熙熙攘攘的人群顶着黑压压的脑袋，朝着某地匆匆走去，就像迷失方向的鱼。遇到女人后，他似乎有了本以为自己完全没有的感情。

每个人都会死 >141

“每个人都会死。”可是，还没到死的时候。江道闷闷不乐地拉着女人的手快步下了山。女人一直没有说话。

(女人) 爱 憎 >156

这就是爱恨难分吧！爱多少恨多少，恨得越深爱得也越真。你用一生来埋怨、憎恨你的母亲，所以你也就把同等的爱分给了我。

嫌疑人 >164

我一定要找到妈妈。江道匆匆翻了翻账簿，圈定了几个人之后飞奔而出。已经跑了一整天了，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与女人被挟持有关的蛛丝马迹。

惊魂未定 >182

“钱是什么，生是什么，家庭是什么，人生又是什么，那么死亡呢？”欠债的面孔一个个地映入了江道的脑海。江道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他俯身钻进了工厂。

(女人) 我儿子 >195

不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，但在我眼里你真的是个很简单、纯真的孩子。即使充满了憎恶和怨恨，我的眼眸中仍然保留着对你深深的爱。

妈 妈 >203

江道的嗓子发出呜呜的哭声，边哭边痛苦地哀嚎，叫喊着妈妈，用头撞着地面，只顾怨恨自己。她死了。妈妈死掉了。全都是因为李江道。

(女人) 复 仇 >210

你是用金钱来考验人类的恶魔！你现在也体会一下他的心情吧！为了我，你拿着刀要刺向自己的心脏，我那个时候，发自内心的高兴。

李江道 >218

最残酷的复仇，是爱。江道把死去的女人并排放在于尚久旁边，然后自己躺在了他们的旁边。

附录 >223

- 有关电影《圣殇》(PIETA) I >224
- 有关电影《圣殇》(PIETA) II >226
- 有关电影《圣殇》(PIETA) III >228
- 有关电影《圣殇》(PIETA) IV >230
- 有关电影《圣殇》(PIETA) V >232
- 拍摄现场 >234
- 演员阵容 >238
- 导演简介 >242
- 导演访谈 >246

梦 遗

欲望就像食欲一样无法控制，江道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每天晚上都会蠢蠢欲动。难道是因为从小便被母亲抛弃，如今别人才称他为“梦魇一样的男人”吗？

又开始了。

下半身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说不清是一股热气还是寒气，钻进了他的腹股沟。虽然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，但他还是感觉大腿内侧的肌肉开始绷紧，就像一头猪在贪婪地吃着饲料一样颤抖。欲望就像食欲一样无法控制，它所带来的饥渴感仿佛永无止境，并且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他的灵魂。

李江道，他正在熟睡着。

在睡梦中咂巴着嘴巴的江道，嘴唇和下颚不断地使着劲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嘴里有什么东西，但是由于无法嚼碎的缘故，他心里有些着急。他感到窒息，甚至感到腹部开始抽搐。

性爱梦游症。李江道不知何故患上了这种疾病而饱受睡眠障碍带来的痛苦。他在梦里会经历激烈的性爱，而醒来之后却什么都想

不起来。每每在深夜熟睡之际，无处喷发的性欲便会玩弄江道的身体，让他在快感和痛苦之间来回游荡。

“嗯……”他发出了呻吟声。

薄薄的眼皮底下，眼珠在左右滚动。其实江道并没有做梦，但他的意识却混乱起来。他的身体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数次痉挛，然后身体在被子下面无意识地换到侧躺的姿势。而且，他腿上的裤腿拉到了膝盖以上，厚厚的被子则被他夹在了两个膝盖之间。

灼热的双腿间出现了可以摩擦的物体之后，江道的身体开始忙碌起来。江道下意识地把被子卷了起来，在双腿之间固定住了它的形状。随后，原本到膝盖上的裤腿被他拉得更加往上，从膝盖一直拉到了大腿根部。不过他上半身依然保持着侧躺的姿势，只有下半身和两条腿在不停地蠕动。

勃起的部位触碰到了被子。

激烈的快感从下半身传来，同时伴随着即将达到高潮的冲动。

不知不觉间，江道的身体早已全是汗水。

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

“李江道！”

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他皱起的眉头出现了短暂的抖动，无意识中滚动着眼珠，也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，在薄薄的眼皮下停止了运动。

同时，他的眼前很自然地呈现出了一些残像。

刚好到肩膀的一头乌黑而柔顺的头发，恰到好处地包住了她那娇小的脸颊。她的脸真的很小，让人觉得只有手掌那么大。她的皮

肤毫无生气，像具尸体一样苍白，但嘴唇却是鲜艳的红色。江道努力回想她的长相，但就是想不起来她五官的模样。在江道的眼里，除了一双眼睛之外，她那雪白的全身是模糊不清的。

像某天见到过的、死在路边上的小狗一样。

眼睛是又黑又暗的。

江道的臀部像波浪一样间歇性地扭动，并不断摩擦着腿间的被子。这个动作就这么重复了好一会儿，江道又回想起了那个女人。

“江道！”

她喊了一下江道。

声音有些尖锐。

她那一头黑发是短发，还是披肩发来着？他觉得她那小小的脸蛋其实非常普通。因为她身上任何部位都没有让江道产生感觉，除了那双又黑又暗的眼睛。

江道咬了咬牙。一股愤怒化为热气，在江道的体内寻找突破口。为了达到高潮而正在努力的江道，腰部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快。

为了得到解放而进行的可怜的挣扎……江道的颤抖甚至让床也随着频率抖动了起来。

然后在海浪到达顶峰的最后一瞬间，汗如雨下的他，眼角上凝结起了一滴泪水。

高潮结束了。

江道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每天晚上总会蠢蠢欲动。他的脑袋里能够想起的只是自己在梦里的辗转反侧。难道是前一天过得太

暴力？他怎么想都想起昨夜到底做了什么，索性也就不再想了。

他看着自己湿漉漉的内衣，难道是因为昨夜想去小便但却没去？

冷清的房间里没有窗帘，一束阳光生硬地照了进来。江道的眼睛被照得生疼，一直在床上躺着的他稍稍变了脸色。这时候来短信的手机铃声响了。

江道懒懒地伸出一只手抓住手机瞟了下短信。那是欠钱人的名字和地址，还有要收的钱数。

“啧”，江道低低地咂了咂嘴。

虽然现在已经是正午，他的房子里面仍然弥漫着一股寒意。他狠狠地攥了攥拳头，松了松骨节，一个大挺身就坐了起来。

江道感觉浑身酸痛，在这种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也没有心思收拾了。他昏昏沉沉地走出房间，用软绵绵的双脚走到了客厅。

空荡荡的客厅里到处都是江道的脚印。江道睡眼蒙眬地打量了一下客厅。

昨天吃剩下的整个鳗鱼骨头被扔在地上，一股让人作呕的味道从鼻腔里涌上来，鼻腔里滚动着温热的黏液。江道用脚把鳗鱼骨头踢到了客厅角落，然后朝着厕所走了过去。

厕所里面的景象更加壮观。客厅里再怎么说也只有骨头，厕所地板上和洗脸台上可就堆满了各种果皮啊，内脏啊，还有各种吃剩下的食物。可江道当这些垃圾不存在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就习惯性地抬脚进了厕所，站在了洗脸台前。

“他妈的。”

他打开水龙头。

冷水一泻而下。他默默地用手接着水，身上的各种痛处一下一下地都往外窜了出来，他感到全身上下到处都火辣辣的疼。江道先洗脸，然后刷牙。在洗漱的时候水渐渐热了起来，水蒸气呼呼啦啦地往上涌，好一会儿才能透过水蒸气看见江道的脸。江道拧开水龙头，洋洋洒洒的水花在浴室里倾流而下。

装着鳗鱼内脏的黑色垃圾袋承受不住水柱的压力瘪了下去。浴室的地板渐渐积起水来，鳗鱼的血也慢慢蔓延开去。鳗鱼的渣子堵在了下水口处，水流不下去。江道动了动脚把渣子踢开，水“哗啦”一下全都流下去了。

* * *

江道是个孤儿，是个被这个世界所遗忘的没有妈妈的小崽子。江道从小就自己在社会中摸爬滚打，能活到现在全靠抛弃了自己所有的道德心。因此他的青春期过得很颓废，他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内心里存在着那么些自卑感。但是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变成这样不应该全怪自己。他那自私且并不成熟的内心，是因为没有适当的人正确引导他宣泄对社会的种种不满，这本来并不是什么难事啊。这都是因为李江道是个孤儿吗，是个被母亲抛弃的孤儿吗！

他对于自己以前的种种行为满不在乎，心里想着这都怪自己没有妈。周围的人基本上都叫他“孤儿”或者“小崽子”，他自己也总在被别人训斥的时候先说出“我这个被妈妈抛弃的孩子做错了”这样道歉的话，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“我错了”这样道歉的话。

这句话成了他百试不爽的万能护身符。

他就这样度过了青春期。虽然有点遗憾，但他觉得也就这么着了。他为自己在这个年纪所犯的错脱罪的理由总是“被母亲抛弃了”，有了这么个理由他就总也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“母亲”就成了他现在永远都无法原谅的存在。

长大之后，江道对于母亲的怨念也越来越深。他有着水泥板一样坚毅的脸孔和板砖一样结实的手脚，连混迹各种黑社会、罪犯圈、收债集团的人都称他为“梦魇一样的男人”。

但这一切都不重要。

从被母亲抛弃的那一天，江道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

“李江道！”

他正准备出门，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呀，干什么啊？”

江道的脸色一变。这也许只是幻听，但江道还是忍不住回答了一声。这个女人把你抛弃了，现在又来祈求你的原谅。江道每天在脑袋里想象过无数次与母亲见面的场景，如今却真真实实地出现在了眼前。

突如其来，有一天一个女人就走进了江道垃圾般的人生中。

江道转了转眼珠子，又动了动身体，大步流星地走向客厅墙上挂着的两幅照片。

巴掌大的照片上面，一个黑色短发的女人背过身坐着。但是这张照片上女人的后脑勺那块裂开了，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江

道一只手拿着照片一只手用短刀把相框撬开，然后对着女人的后脑勺一刀一刀地开始划。

“妈妈……你说你是妈妈？哈！”

咯吱，咯吱咯吱。被划破的照片一片片地飘飘晃晃落到地板上。照片里面的女人只剩下了个形。江道把破破烂烂的照片随手往地板上一扔，拉开桌子抽屉把同样一个女人背影的照片重新挂到了墙上去。

江道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墙上的照片，关上灯走到了门口。

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”

到了门口。江道又把灯打开，看了看照片。女人黑溜溜的眼珠好像也看了看他。

瞄准了目标，抡起手里的刀，“哗”的一声，他把刀正对着女人的头扔了过去。

“哒。”

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。

江道只要一出手，刀就绝对不会砍歪。

残忍的男人

借高利贷，这是一条退无可退的绝路。看看老公整个被绞进机器里的手，明子绝望地痛哭起来。江道的世界里只存在自己和敌人这两种生物，但在见到一个奇怪的、幽灵一般的女人之后，他却怎么睡也睡不着。也难怪，这个女人自称是他的母亲。

机器正在运转。布满灰尘的老式工厂里面，一个裹着满是灰尘的工作服的男人正在机床边上削着铁。机床一边发出怪叫声，一边溅出星星点点的火花。

男人的老婆明子猫腰蹲坐在另一边的工作台边上，时不时不安地往老公那边张望着。明子正笨手笨脚地擦拭着齿轮。尽管她带着手套来回使劲地擦拭着这些黑黢黢的灰尘，但却总是擦不干净。明子又开始犯懒了，准备不干了。

明子感觉到老公的心情好像不怎么好。隔着轰轰隆隆的机器声，老公叹气的声音还是能传到明子的耳朵里。

真是个没用的男人，除了叹气还是叹气！

明子忍无可忍，大声地质问老公：

“叹气，叹气，叹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啊？叹得地都要陷下去